

天主愛我們每一個人，希望我們能到祂的聖殿中來，因而會通過各種方式召叫我們。而天主因為愛我們，所以連召叫我們的方式都會有所不同，因人而異。

我知道，天主召叫我來祂的聖殿，其實有很多次，但是其中三次最讓我難忘。這三次召叫，一次比一次直接，也讓我受到感動。

我是自小學習理工的男生，向來只相信科學。但是，我又喜歡閱讀，幾乎各種宗教的書籍都會涉獵。我家裡有很多佛經，那是因為我一直在研究宗教和哲學方面的內容，在蒙主召叫之前，也去寺廟裡拜過佛。

2006年，我學習MBA，需要來UCLA作一個學期的交換學生。當時找到了一間合租的公寓，室友是一位和藹的中年男子，姓仇。老仇喜歡做飯，而且經常請朋友吃他做的飯。我看他一到周末，就忙着買菜、收拾、做菜，然後等待朋友到來。剛剛認識不久，老仇立即向我亮出了他的身份，原來他作過教堂的執事。理工男生的我自然不會放過機會和他辯論。我說，依聖經所說估算天主是在六千多年之前造的這個世界，那我們的知識却告訴我們宇宙是一百四十多億年之前在大爆炸中產生的，你如何讓我相信聖經呢？老仇並沒有正面回答我的問題，而是要我想一想，自己的大腦中，是不是所有的區域，都由科學的知識來管理。我一下子語塞了，因為我的知識告訴我，我還有很多事情不知道，這不知道的世界，比我知道的世界還大。老仇告訴我，每個人的大腦，只有一小部分歸科學管理，而那些科學不能管理的部分，是由天主來管理的。我一下子陷入了沉思，而之前質疑聖經的固執，也開始動搖。天主這一次召叫，祂讓作過執事的老仇，打開了我心裡那扇關得緊緊的大門。

2008年，我MBA畢業之後，去了一家雜誌社工作。這時遇到了一位同事，很快成為朋友，他名字叫劉惠民。劉惠民和老仇一樣，也是認識我不久，就告訴了我，他是一位天主教徒。劉惠民兄弟和我的交流很多，他和我有一樣的愛好，就是閱讀量很大，對各種宗教都有研究。一樣的愛好，拉近了我們的距離，他便和我一起，常常談起各種宗教的問題。我問他，你研究過各種宗教，為什麼最後成為天主教徒？他說，因為天主教說的是最有道理的。他還給我講了很多天主教在中國傳教的軼聞趣事，讓我對傳教士們充滿了敬仰。他還告訴我，天主教是很嚴肅的宗教，如果要想成為教徒，需要參加慕道班、系統學習。劉惠民向我傳了福音，告訴我耶穌是如何傳道，如何升天，如何復活。天主這一次召叫，是針對我的愛好，派遣了和我相似的人，來啟發我。

今年四月，當我來到洛杉磯，就希望能找到一間天主教堂，能完成自己六年來的願望，參加慕道班，領洗成為一名真正的天主教徒。但是我要辦理的事情很多，每一天都安排得滿滿的。我打聽到教堂地址的這一天，上午還出去辦事。在回來的路上，我一直猶豫要不要來教堂。就在高速公路上，開始堵車。我打開收音機，平時喜歡的新聞台這時正在討論科學和宗教信仰的關係。我本來煩躁的心情一下子就平靜下來。那個主持人問一位科學家，很多人覺得科學現在進步很快，我們都能把探測器送出太陽系，並沒有找到天主啊？那位科學家立即說，我們目前的知識，並不能證實天主是不存在的，這是很難證明的。主持人又問，既然可能有，也可能沒有，為什麼我們要崇拜天主？那位科學家說，歷史上直到今天很多科學家都是基督徒，他們並不認為信仰和科學有衝突，科學其實沒辦法解決信仰的問題。他們在用英文講，我也聽不太懂，但是我知道，這時候這個節目的出現，絕對不可能是偶然的，這就是天主在召叫我，祂知道我正在為是不是要去教堂的問題躊躇，提醒我，拖延下去只能越來越晚。奇怪了，我想清楚了，下決心了，道路也不堵。我於是來到了聖依莉莎白安希頓天主堂，開始了我人生最有意義的這一段經歷。

我覺得，天主愛我們每一個人，在祂的聖殿裡，為我們準備了豐盛的宴席。祂派出僕人，來召喚我們每一個人來參加祂的盛筵，為了讓我們來，祂一遍一遍不厭其煩地召叫，而且使用適合每一個人的方式來召叫。天主就是用這樣的方式，告訴我們祂有多麼愛我們，祂已經為我們安排好了怎樣的道路。